

第十七篇 銀溪相遇記

(二)

汝之紫袍我不需，汝可放心自逸去！

少年又對密勒日巴道：「尊者啊！您雖然不接受我的袍子，

但您身上的布衣實在太單薄，請你無論如何納受這件羊毛的短褂

吧！」隨即歌道：

「嘻嘻！勝士人中尊，夏季三月日光暖，

此時赤裸街頭坐，和風熙熙不覺寒。

密勒日巴仍舊不肯接受

此袍貴族所穿着，不畏刺骨之風寒。

我今供奉尊者前，所請受納賜恩佑。」

密勒日巴肩有錦緞之墊背，

着之輕暖極美觀，

此袍貴族所穿着，不畏刺骨之風寒。

我今供奉尊者前，所請受納賜恩佑。」

密勒日巴尊者歌集

張澄基譯文自藏原著

良薦媒。攝心慈心。普度衆生。不虛受。以爲應答。此我行者之衣袍。通達中有爲花邊。融合清淨幻化身。正念不忘爲裁師。三種瑜伽作圖案；合等三要^⑩以縫綴。死有光明作墊肩。貴人飾頸極威嚴。其值超過一巨牛。以此購換上好肉。食已尊身得滋補。我今供養尊者前。懇請尊者攝受我。

「心傲少年聽我言，我於雪山漫遊時，渴飲清涼冰溪水；

我此鮮乳似甘露，雖非必用金杯酌，

平常瓦壺我不斟。

我此豎直腰際上，繫繫精進之布帶，上綉直心之花紋，懸掛鋒利智慧刃，覺受、把握與證量，此三爲作鐵刀鞘；

信心、精進、聖教量，美飾腰帶作莊嚴。行持佛法真榮耀，我懼空行捨棄故，從未賣法積資財。今後更不爲財故，爲人說法受供養。

少年對密勒日巴說道：「尊者瑜伽士啊！您對世間任何的財物和享用之具，皆不需要，我想替你修一座廟宇，您也可以長期安住下去，請你答應吧！」隨即歌道：

「尊乃瑜伽苦行士，心離世間諸貪著，捨離家園無少願，萍踪無定遊山川。等視苦樂雖平等，若能定居一勝處，身心安適定慧增。高山曠野寂靜處，爲尊修建一廟宇，清淨樸真樑柱頂，日月燦爛放光明，廣大基層藍地上，殊丹畫作曼陀羅。花卉淺樹植四週，外掘難越之護溝；吾輩世人皈奉處，慈父尊者所駐錫，如是淨嚴之寺廟，上好堅木作飛簷，從此不爲跋涉苦，閒逸悠適得安居！」

密勒日巴仍是不肯接受，說道：「我決不住在一個以寺爲家的廟宇中，我也不知怎樣去隨順世法和應付人情。你且聽我下面這首歌吧！」

「若見諸法常堅固，是爲迷亂之主因，今生此世之一切，無常幻化似幽夢。死後面見閻君時，財寶珠寶成廢物，利刃亦無用武地，狡遁技窮聽宰割，終生苦行棲山穴。我由畏懼生死故，不動（心）氣作飛簷，無轉本性爲樑柱，禪定暖樂基地上，描畫慧觀曼陀羅。樂、明、無念爲花樹，十善作八珍莊嚴，汝之寺廟我不需！」

少年說道：「師父啊！您雖然不接受我的寺廟，但此身虛幻，毫不堅實，隨時會染生疾病。我有一個很能幹，對佛法也具有

深信的妹妹，我把她供養給您作妻子，她可以好好的照料您，請不要蔑視我的一片心意，接受了吧！」隨即唱道：

「常住山穴瑜伽士，女人過患汝深知；尊心雖已離貪欲，

人身脆弱常多病，當覓知心愛憐侶。我等兄妹三人中，

吾妹傑出具種性；渠乃貴族王妃後，

賢善聰慧妙端嚴，集會羣中奪魂者；

頭飾珠寶頸玉練，褐布粗衣著彼身，

惑人眩目似絲綢，風情嫵媚難描述，一似虹彩映水波；

美艷絕倫似畫圖，求婚多人我未許，而今供奉尊者前，祈勿輕蔑賜納受。」

密勒日巴不肯接受，說道：「小朋友啊！請你不要說這種話，我心早已捨棄世間的家宅了，具有我執的女人，我也決不接受。我是一個無家無姓的老窮光蛋，你若是把你的妹妹送給我，你的親戚朋友會怎樣譏笑你啊！以後你自己也會後悔的，我也決不會作你的妹夫的，我有一位更好的女伴，聽我告訴你吧！」

「豪族小友聽我言，女人多是貪欲因，具相明妃¹⁴沙中金，菩提道上好女伴，誠極寶貴甚稀有；汝適所言太誇張，

是故業印極難行。我有離貪空性女，澈骨大悲善明妃，慈悲微笑攝人心！各種紅白¹⁵作裙衫，雙融一味作綢衣，無分別行¹⁷爲腰帶，四喜覺受¹⁷爲秀辮，萬有一如作纓絡，洞見本性乃真美，此我行者之女伴，汝世俗女我不需！」

施主應速返家園。」

少年對尊者說道：「尊者啊！您這已得成就的人，對世俗的羞慚觀念，早已不存在了，但是爲了使我們這些世俗人對您生起恭敬之心，請您無論如何接受我這條褲子吧！」

隨即唱道：

「尊乃無遮瑜伽士，苦行裸體而眠者，如寶男根無遮掩，隨時暴露任人觀，已斷取捨迷惑故，心離世間羞耻念。吾輩世人重羞耻，尊心雖已契佛境，爲利衆生應順俗。我所穿着此毛褲，輕暖羊毛所織成，我母我妹搓毛線，此我世人遮羞物，鄰居少女壓平扁，叔父慈悲爲剪裁。此褲今奉尊者前，萬懇納受莫推辭。」

密勒日巴說道：「小友啊！你根本弄不清什麼才是真正的『知羞耻』。我的男根自自然然的擺在那裏，你却把他看成羞耻和笑柄。最初在母胎中時，人人都是赤裸無遮的，最後命終心識離去時，他也是赤裸裸的，現在更不必虛偽造作，應該聽任其本來之狀才合乎自然。虛偽造作的『羞耻』，我也不會，讓我解釋給你聽吧：」

「僞欺人我不屑， 真耻人不以爲耻！ 罪業惡行與欺騙，
此等耻事汝常行！ 聽我告汝『真知耻』，我之知耻如是行：
因菩提心作羊毛， 成熟四灌作絨綫， 解脫三昧作編織，
善行大願作染料， 當行則行作裁師， 知耻力行爲下褲，
究竟利他爲知羞。 汝之衣褲我不需， 汝應及時返家園。」

少年想道：「這位尊者大人什麼都不肯要，我先問清楚他要到那裏去？住在何處？以後再迎請他到我的家鄉去。」於是就對密勒日巴說道：「可敬的尊者啊！我的任何供養您是決不肯接受的了，您現在路過此處，在此休息，心中必定有事，準備到某一個地方去，請您不要隱密，務必告訴我您的來處和心意吧！」

密勒日巴說道：「小朋友啊！這也沒有什麼可隱密的。在收割的時候，我到亭日去乞食，在打禾的時候，我到雅龍去，冬天就在那只有野鼠和鳥雀的無人山谷中居住。」

少年自忖道：「等過幾天以後，我就來迎請尊者到我家去，請他傳法，不知他肯不肯答應？」隨即唱道：

「尊乃佛陀之化身， 人中第一無比倫， 尊意雖欲往亭日，
悠然作平等乞食。 亭日地勢如高空， 其鄉之人貪慾重，
胸襟微小如芥子， 心吝手緊似莊門， 稔巴^⑯價昂賽黃金，
乞食百次難得一， 饑民集聚之村鎮。 懸崖險徑極可怖，
悍賊強盜所經行， 瘋瘋病人結集處， 埋屍墳塚難計數，
百人結伴方敢行； 行路三步需嚮導， 雅龍黑谷有惡名！
位於西藏尼泊爾間， 西藏雪國踞其上， 無分冬夏霜雪降，
晝夜六時暴雨雷雨， 村民愚蠢似畜牲， 溪河向南流孟峽，
懸橋削壁心胆寒， 下有窪谷似火熾， 炎地尼泊爾是鄰鄉，
其國酷熱損壽命， 語言不通人種異， 樹木僵直如死屍，
男根暴露無遮掩， 見一裸人臥溪邊。 我心不禁暗思維： 此人爲一瘋士耶？」

其地非君所應住， 今日留此暫休息， 尊既不受任何供， 半月以後當再謁， 爾時迎駕赴我鄉， 務懇慈悲允我請！
密勒日巴說道：「對那些我慢和我執極重的施主們，我是不喜歡的。你的家鄉我也不會去。至於雅龍和亭日，這兩個地方，我恐怕比你知道得更詳細一點，聽我告訴你吧！」隨即歌道：

「貪欲深重具誠信， 施主小友聽我言！ 十善俱足之勝地，
無瑕德圓之完人， 時變境遷福薄故， 當今之世何處求？
我心隨處皆安適， 人言難改我意衷。 亭日稽巴雖昂貴，
食物於我無淨穢， 內享無念三昧食， 享用淨垢^⑯五甘露，
我乃貧窮瑜伽士， 任何荒年饑饉時， 從不貪著甘美食。
師佛庇佑賜加持， 菩提心伴常相隨， 我於外食甚淡漠。
我遇盜賊樂怡怡。 直心無偽有古風， 懸崖險徑雖可怖，
我遇盜賊樂怡怡。 餓餐渴飲離造作， 三處空行爲嚮導，
我心快樂常悠悠， 難餐渴飲離造作， 三寶爲我作善護，
居彼三昧時增故， 取道徑往雅龍行， 天龍八部爲護法。
冷暖二氣皆無懼， 若遇大雪或風暴， 無財自然無仇敵，
我心快樂常悠悠， 拙火已得自在故， 其地之人甚淳樸，
我心快樂常悠悠， 觀色應酬我不識， 心地純直常舒坦，
我心已離世間欲， 何需消遣及娛樂？ 無財自然無仇敵，
我心已離世間欲， 何需消遣及娛樂？ 其地森林甚濃茂，
我心已離世間欲， 何需消遣及娛樂？ 我心已離世間欲，
我心已離世間欲， 何需消遣及娛樂？」

日暮時遲速上馬， 及時行樂繼行程。

少年聽了此歌，心中沮喪萬分，對密勒日巴說道：「尊者啊！」無論我要供養您什麼東西，您都不肯接受；無論我向您求什麼法，您都不肯賜予，因此我一定是一個業障非常深重的人。現在我要在您面前發個善願，然後自殺了斷此命！我是那裏也不去了。」說畢他就抽出一把極鋒利的匕首，正指着心臟的部位，以異常悲哀淒切之聲唱道：

「大瑜伽士祈垂聽！ 今晨將近中午時， 乘騎行至銀河畔，
見一裸人臥溪邊。 我心不禁暗思維： 此人爲一瘋士耶？」

親眷爲魔之罟網，不可誤認爲真實，財物乃魔之間諜，不可與彼有接觸，慾樂魔鬼之繩綆，誑我入邪常自警。汝若真心隨我去，此身虛幻如石堆，心如碩鵬終飛去，汝真法器具善根。授汝耳傳^⑯甚深訣。汝今開始行佛道，少年小友聽我言，應如是住而安心。

家鄉魔鬼之牢獄，終將傾圯歸湮滅，何不立即翔天空？我當傳汝勝灌頂，立賜傳承大加持，我心歡喜爲汝慶！

束縛難脫應斷捨。年輕友伴似魔女，易陷難脫宜早離。現在立捨方有義！故應立即修正法！若能遵行我所言，知此方能隨我行，應捨棄之斷貪執。

四個月以後，當尊者在鄭區的蒙谷河畔居住的時候，少年帶着他的姪兒前來參謁。少年以一塊上好的白玉奉獻尊者，作爲求法的供養；他的姪兒供養尊者半兩黃金。但密勒日巴不肯接受。那時日羅扎哇喇嘛正在鄭區修建一所尊勝頂髻佛母的寶塔，密勒日巴就對他倆說道：「對我而言，你們叔姪倆的這份供養，實在是不需要的，你們可以把它供養給日羅扎哇，請他傳給你們灌頂，然後回來我再傳給你們實修的口訣。」於是尊者就親自爲他倆引見日羅扎哇。他倆於是祈求上樂金剛的全部灌頂。日羅扎哇就傳授了他二人外灌尊勝佛母法和米如生哈長春法之儀軌和唸誦，以及聖不空成就佛修法；又傳內灌上樂金剛七字真言修法；師傳至尊佛母法，和古嚕古哩佛母法。以後（在修塔完畢後）他二人就護送日羅扎哇到薩迦去。從薩迦回來以後，少年就和密勒日巴一起繼續住了五年。其間，尊者將聞名遐邇的那諾巴六種成就法之更名爲寂光惹巴（惹巴依哇哦）。他從前浮沉於世法之時，是一個貪心和色慾極大的人，學佛以後，其心完全捨離世間。在尊者前發下重誓：終身只著一衫布衣，不穿皮製的靴子，永遠不回

家鄉，永不存貯超過二日之食糧。他這樣堅毅的修持下去，不久產生了美妙的覺受。密勒日巴非常高興。一天，特別爲他唱了下面這首歌：

「敬禮善妙諸上師，噫嘻『嘎居修傳承』，悲心流出大加持，

馬爾巴密勒之口訣，具足無邊之神力！」吾子寂光具精進，

堅毅修持耐勞苦。佛母空行加持故，覺受證悟速疾生。

子欲修行臻究竟，應捨無義之閒談，斷除偏執己宗見。

直心處人無奉承，常住無人山谷中，遠離惡友及奴僕，

恆常孤隱獨自居。莫思爲人作上師，恆處卑下勤修持，

不可急求覺證生！一日活命一日修，長遠修行直至死！

專習耳傳之口訣。汝欲自得真利益，應捨語文矢志修！」

寂光惹巴問道：「尊者曾說，如果只求佛法的知解，而不去實際的修持，會誤入歧途的，這是什麼意思呢？」密勒日巴說道：「一個人如果只學得佛法的（比量）知解，他就很難全心全意的去捨棄今生的一切，同時他也不能確知佛法之精要處，因此就會走入歧途。若能依持馬爾巴傳承的宗風，他就不會走入歧途，因爲我們是不講究語言文字的佛法，而專門著重實際修持的。且聽此歌，爲汝解說：

「敬禮善妙上師前，能說善道之法師，辯論機詐^②如狂人，肆意亂說無畏忌。睡時驕慢似王侯，行時傲步似鞬靼，

（此等博學之法師），易生障礙入歧途！三界衆生迷六道，由貪業故入歧途！聲聞自利小乘人，執寂滅樂入歧途！

博學多聞善知識，爲衣食忙入歧途！外表莊嚴之比丘，陷瘋狂境入歧途！威儀虛偽入歧途！

瑜伽行者大修士，修持多年大行者，修持多年大行者，

迷文字域入歧途！人若無識乏慧眼，各種錯謬歧途生！

口傳空行有誓語，汝若自疑入歧途，這是萬銀溪水源河畔（去咪哦崩）遇見寂光惹巴的故事。

應知此念乃魔使！我子寂光小惹巴，汝應速斷諸疑惑，

若入歧途成笑柄！我子寂光小惹巴，汝應速斷諸疑惑，

手握精要妙法訣，子兮應捨文字法，專心一意勤修持；

一心修行求果證！」寂光惹巴聽了此歌後，就捨棄了在語言文字中去追尋佛法的努力，和尊者住在一起，在衣食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專心一意的修行。

一天，寂光惹巴的昔日好友前來拜訪，他看見寂光惹巴在衣食不全，一貧如洗的情況下修行，不覺心中十分慘然，對他說道：「打馬網秀，我的好友啊！你本來是一個巨富人家的驕生子，現在竟變成像一個無衣無食的窮苦老頭子了！這是何苦來呢？」

寂光惹巴以歌答道：

「至尊上師之佛陀，爲我父母作福田。親屬朋友輪廻因，我今於彼皆捨離。如佛上師作法友，獨居修行善業增。

三四行者聚一處，必扯閒談瞎聊天，故應勤修獨自居。上師口中一句訣，能抵千百之法本！

言詮佛法我捨離！山崖穴洞師佛前，我有資身之依靠。

財富豐饒貪慾因，是故我棄捨家園。居無定所^③師佛前，

爲我增信積福處。僕從衆多煩惱因，我棄眷屬斷輪廻。」

他的朋友聽了此歌以後，不由生起了極大的信心，就供養了他許多的道糧。密勒日巴見了非常高興，在他圓寂以前，一直帶着寂光惹巴作他的徒僕，並且把一切的密法口訣，都傳給他，將道上的覺受證解之各種懷疑和歧途，也向他詳細解釋清楚，予以澈底斷惑。

寂光惹巴的侄子，未能成爲一個布衣行者，因此尊者畧爲不快！他的名字叫做連贊桑結加，以後他在雅龍的墳場附近造了一所小廟，就住在該廟中。

寂光惹巴在尊者涅槃以後，在帕觸的果龍面去的山穴中修行。最後於道地之證悟得臻究竟。在修持的穴洞中，常以神通隨意出入石壁，無有滯礙，臨終時，並即此肉身，往生空行淨土。

這是萬銀溪水源河畔（去咪哦崩）遇見寂光惹巴的故事。

註解

① 此水名，本篇簡譯作銀溪或銀河。藏文此處作：去咪哦崩，其意

(2) 義，可能是水源萬銀溪。

此處密勒日巴清楚的顯示，在未遇馬爾巴以前，曾經廣學舊教，或寧馬派（中國過去稱爲紅教）之法。嘎居派後期，幾乎與紅教

合流。此二派見行相似之處甚多，淵源亦甚長也。

(3) 誅法紅黑曜——藏文作 Drag · SNags · gzhah · dMar · Nag · 據云

，此紅教誅法極爲猛厲，輕易不用也。

(4) 耳傳四河——耳傳即嘎居派，四河則不知何指，可能指四部密法，但又不像。岡波巴後，嘎居派分爲四大宗及八小派，故四河經常指四大派而言，但此時岡波巴尚未遇密勒日巴，四大宗亦未形成，故絕對不是指四大宗而言。

原文作刀劍地獄。

三種修觀，可能指：身、口、意、之修觀方便。

二門口訣，可能指：起、正、分之口訣。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三種要時，可能指：醒時，睡睡，或夢時。以上三個註釋，皆頗難確定其所指，蓋密法中，以數目字而代表之修觀法實太多，及不定故也。

三種修要，不知何指。

合等三要——人臨命終時，業氣自然入中脈，而引生死有之法身光明。在法身光明出現以前，有所謂：現、增、得、等境界，此時因業氣入中脈故，可使業氣有：入、消、合、等次第之修法轉變，此基礎，必需在生前修拙火，及光明、幻化成就，乃能有效也。此處所謂合等三要，大概指此。

憤怒母——拙火之另一種譯名。

密乘行人，爲了達成平等無畏之覺受，常在墳地，或屍林中修持。西藏人隨身皆帶一小便刀，以作切肉、切菜、割繩種種用途，幾乎每人必有一把，隨時不離身也，亦即具足種性資格之修密宗之女性，於無上密部，第三灌，修雙運法時，所必需之伴侶也。

各種紅、白——此處所謂之紅、白、因素，實即陰陽也。中國儒道二家，皆以陰陽來表示宇宙間之二大原動力。密宗則以紅、白表示之。紅者爲拙火，爲陽，居於臍下而升於頂上；白者，表陰，居於頂，而其勢下降。二者會合於心輪，而開顯法身光明。無分別心，此處指密乘之離淨垢、等善惡、齊生死之種種越乎常軌之行爲。

(23) 四喜——此即拙火成就法中，明點由中脈升降時，所生之四喜樂

，即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喜。或名：初喜、上喜、離喜、及俱生喜。此四喜生時，極易配合四空之生起，故又常連稱爲：四空四喜。

裕巴爲西藏人民之主要食糧，是一種炒熟之大麥粉，沖水或茶，成團狀而食之。

無上密部之斷除淨垢分別妄想之方法之一，是用人類所認爲最污穢之液體，如涎、屎、尿、痰、汗等，以爲供佛之清淨甘露，稱之爲五甘露，皆人身體所分泌之物也。

耳傳，即口授傳承，或嘎居派，漢土以前，多稱之爲白教。

辯論機詐——西藏佛學，承襲印度後期佛學之重邏輯，及語意名詞之嚴格定義，而發揚其精密之佛學。因此而發展了論辯佛學之種種軌則，及風儀。其論辯精微，剖理深入，比擬世界任何哲學，皆毫無遜色。其辯論某一佛學問題時，皆用口說，極少筆之於書。且立破雙方每一句話，皆必需爲「因明」之「量」，極爲嚴格，又極爲快速。極複雜之思想及論理，皆由一簡單之因明「量」句，充分的表現明白。但立破雙方皆要打倒對方，所以漸漸發展成爲一種「破敵」之論辯技巧，而喪失推求正理之精神！此其流弊一失也。又因雙方出語皆用簡明之「因明量」而表出，所以極快。一二分鐘內，已經論戰了十幾個回合，此時爲求勝故，雙方用種種技巧，和「機詐」，用迂迴，埋伏，密擊，假退等方法，而誘使對方墮於負地。薩迦派祖師，於因明極善巧，爲辯論學創其始，白教後期，畧繼之。黃教則更發揚廣大，全力宏傳此「辯論式之佛學」矣。

(24) 居無定所——西藏瑜伽行者之宗風，是盡量不常住在某一定處，通常只住一、二年，或數月於某處，然後就遷移至另一處，這樣就可避免貪執某一處所，和所接觸之人們。因此在密勒歌集中，我們看見密勒日巴之行腳，改變其住處。

請訂閱，請批評！